

◎文学聚焦

海外华文文学，中国故事讲法新变

戴瑶琴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作品”，海外华文文学是以汉语为载体，吐露华人生活愿景与心灵历程的文学，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中国故事是新世纪以来华文文学领域的创作亮点。作家对异国故事（现状与问题）的白描，转向对中国本土叙事资源（历史与文化）的开发。饶芃子较早将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总结为三种方式：乡土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中国或者美学中国。观审海外华人小说中国书写可以发现，美国华裔小说家在20世纪60-70年代以自我重建和历史再创相结合，但其定制的个人化中国实际表现出东方文化与西方理念间的悬浮。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从楚等从中国文学传统的乡土情怀、家国执念切入，“无根”营造出文化乡愁美学。90年代新移民小说的中国故事，具体化为家族故事，以大陆50-70年代的极致性情境为背景。近年来，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中国故事着重以理性思考取代感性叙述，强调对普通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和稳定，作家“海归”成为一种现象，相当数量的华文作家已将主要写作时间放置于中国大陆。再结合文学实绩，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故事书写状态，从隔阂中的记忆转向现时。但当中国故事被反复凝练为特定的年代故事后，就发出疑问：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故事有何特质？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海外和大陆的中国故事区分？

变化体现在视角多元和情感节制

探究海外华文小说中国故事个性，首先需要明确两个事实。第一，他者视角。无论是在场（在中国）还是不在场（在海外），无论是写自己（亲历）还是写他人（资料），他者立场是已然存在的。第二，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故事书写既是持续的，又有阶段性特色，今天讲述中国故事的变化体现在视角多元和情感节制，文本渐离怀旧与反思的基本思路。回到历史现场。一些台港暨海外

华文小说家，意识到年代故事的重复写作，继而转向新史料的发掘。从2009年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开始，《金山》《南京安魂曲》《陆犯焉识》《疯狂的榛子》《北鸢》《劳燕》，都以史为本，创造文学新意。创作者运用不同的取材策略，一是立足于自己掌握和整理的第一手材料，即个人家族史，如《陆犯焉识》《忽如归》，因此，严歌苓、葛亮、戴小华讲述的中国故事体现出不可复制性；二是通过扎实的案头工作，在海外发现关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中国故事新资料。如《疯狂的榛子》和《劳燕》，袁勃梅和张翎都留意到了二战期间赴中国战场的美国空军或海军的军人家书，以此揭开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国籍、战争、阵营、两性、生存，常规的小说叙事元素，在新材料的布局里，撞击出新鲜的“二战”故事，思想内质依然是历史的。

城市书写。在乡土表述层面，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与大陆当代小说具有共性：以点（村、镇）带面（城、国）地展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陆农村生活变迁，并且研究当下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问题。但前者也表示着对都会和传奇的兴趣，城市动态就如葛亮在《浣熊》自序里暗示的蝴蝶效应：“城市人更是如此，谨慎诚恐，想象着自己站在过于密集的行动链条的末端，时刻等待着有一只

蝴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扇动翅膀。”严歌苓、张翎、薛忆沩、葛亮、张惠雯、周洁茹都有精彩的都市题材中国故事，他们敏锐地触及现实论题，例如空巢老人、电信诈骗、全职太太等。周洁茹“到……去”系列，审视过香港、广州、深圳，她描绘异乡人如何将一座“他城”适应为“我城”的过程，尤其是精确闪现转换中自卑与自傲交错的心绪。我认为这些小说的都市气质，源自作者的亲历与体认，而非借助空间、意象刻意营造出的程式化的现代感。他们笔下的新都市人不再纠结个体对都市的抗拒，而是认清两者休戚与共的事实。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对中国城市的表现，扩展并充实了中国故事另一视域的时代性书写。

文学的抒情性。从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开始，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中铺设出一条文学的密道，直指充沛与包容的抒情。《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於梨华）、《滴仙记》（白先勇）、《中国人》（从楚）、《二胡》（陈若曦）、《我们的歌》（赵淑侠）、《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与你同行》（陶然）、《丛林下的冰河》（查建英）、《天浴》（严歌苓）、《饥饿的女儿》（虹影）、《余震》（张翎）、《围棋少女》（山飒）、《朱雀》（葛亮）、《怜悯》（张惠雯）等，小说家的浪漫情怀锻造出文学美感。他们以中国故事

试探情感的柔韧度、以耐心接纳人性的多变性、以诗意阐释华人的文化认同。部分中国故事折射出明晰的中国古典美学，如《交错的彼岸》《柳的三生》《北鸢》，作品设定个体意象或组合意象，再将其聚合成完整意境，文本辗转着古典诗词的明丽典雅，实现了观兴群怨的文学功能。古雅与浪漫都缘情而发，写作者隐而不露地表达悲悯，用诗意的境界和温柔敦厚的中和完成对现实境况的捕捉。以“70后”华人作家为例，从故事层面看，他们尝试与世界的各种交流，表述自我和现时的经验。从艺术层面看，小说所彰显的中西文化融合是一种描述性（欧美文学）与抒情性（中国文学）的结合。

进一步深化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台港暨海外“70后”华人创作者，与大陆“70后”有共同的寻根诉求，他们自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将文化元素夯实于中国故事。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可将中国故事的外延扩大？不限于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也包含在海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故事？华工史、留学史都是丰厚的史料储备，也是中国故事可以探索的空间，相对于大陆作者，海外华人更有条件去记录其中流转的中国情怀。

另外，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中中国故事虽然展示出新意、有个性的写作视角，但统观总体，对题材宽广度和艺术创新性的推动力不及当前大陆小说，应该说，有新故事，可缺少新方法。阅读同一主题的不同小说或是同一作家的系列作品，文本最触动人心的点，往往是恒定的。海外华文小说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似乎更着力于历史性叙事，而诗词、绘画、音乐、书法、建筑等传统文化元素令人欣喜地相继进入小说，却还主要停留于表现层面。文学创作一方面需推进对文化的典型性、精致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应考察中国文化对他国文化的影响，继而进一步深化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电视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

网络文学已成长为数字出版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年间涌现出的一批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品，既呼应着互联网时代新的阅读方式变革和审美趣味转变，也渗透着新生的创作群体对时代发展、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本次推介评委、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认为，“网络作品的爆发式增长，客观上存在着‘量大质不优’‘星多月不明’的现象，评选推介无形中对网络创作设置一种标杆、一个尺度，那将会形成一种文学的‘旗语’，对网络文学创作有一定的示范性。”



敲，使曾章团笔下的抒情主体形象，从一个追求精致生活品质的爱茶者，上升为一个具有大气魄的、洞彻世道人心的思想者。

曾章团笔下的陶瓷，也体现出一个从具象到象征的变化过程。《题建盏龙窑遗址》一诗就是一个显例，作者先对龙窑遗址的当下现场场景做了一番描述，继而转入某种历史语境，表达了鲜明的批判立场。不过，所谓批判立场，当然并非针对陶瓷文化本身，而主要针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而发。

无论是指向彼岸世界的佛像，还是联系日常生活的茶器，只要出之以修行者的姿态，都能充分体现陶瓷艺术的最佳美学效果。而《火焰要去更远的地方》一诗中的“佳人”，正是这种最佳美学效果的象征。在这里，个体的生命经验和一门艺术的美学意味融合在一起，并产生奇妙的变化，如同釉和瓷土在烈火中发生惊艳的窑变。

◎作家谈

散文如何是好

王必胜



“年选”做到现在，多少有些皮实了，激情不复当年之勇。一是，这事有了小二十年，纵然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经不住长年累月，无有新鲜感也正常；二是，这类选本举凡也是多家，天南地北，也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和篇幅推出，其内容虽有区别，却也有不少相同，出新出彩，也非易事；三是，原料上的局促和选材上的踟蹰，这一点，或许坚持了标准和要求，看似浩如烟海的此类文字，如是执意在遴选上的高门槛、严要求，你会觉得，并没有想象的好，没有达到一年最佳的预期。

时序到了秋收冬藏，一年光景做最后盘点，看到不少有关文章，说散文成绩，散文的特点，散文的五年，云云，论者滔滔，听者藐藐，也就生发了一点感想，这篇文真的是那样的光鲜亮丽、年景丰产、收获多多吗？或者，一如论者所言，在题材、情怀、文采、作者身分等方面，是那样如何如何、这般这般吗？

无意于唱些反调，但是，要说散文的天下，如今真不是最好时期，水波不兴，平平淡淡的，温乎乎，或许也是当前整个文学的现状。在这个热闹多元的时代文化下，文学的事件，总是大于文学本身的，文学的期望多是在热闹的大呼隆的行为中，变得雷声大雨点小。急功近利，资本献媚，作者言必版权，编者也紧盯读者钱包，文学的矜持几成稀罕物。自媒体的泛滥，新媒介的强势，影响了传统的阅读和审美，文学功能无疑深受冲击，文学的衡量标准，也必然变化。文学难以找回往昔风采。比如这篇文，曾经有过的，大者如文化散文，小的有情感类、都市风的小女人散文，或者政治抒情类的专题散文等等，虽然这些标签定性，免不了胶柱鼓瑟，见仁见智，但却是一个个明显的存在，也激发和引领了一个时期的散文风潮，多年来对散文的影响，或隐或现地存在。另外，从作者的身分角色看，上世纪90年代以降，小说家、学者、美学家各路人马的加盟，无疑开拓了散文文体的疆域，带来了散文创作队伍的壮大。这些基本面貌，一直延续在以后多年文坛。如今，这些多是人们的记忆之往事了。

眼下散文，如果还是从作者队伍的几代同堂，写法上的新说与老成，内容上的家国情怀、文化情怀、纪实性的增强与思想性的突进等等，评述归纳，我以为，并没有脱开以往散文的评议模式，也没有找出新的闪光点，所以，与其在

一个没有太多新的散文现象的状态下，还不如老实承认当下散文几乎是沿习旧有的态势，平静地书写，散淡地前行，是一场没有大开大阖的文学之旅。没有新的闪光点，或许是一种常态化的文学行为，也印证了散文作为一个平和而静雅的文学生态，特别是所谓的家国情怀与宏大叙事成为某些人高蹈的精神旗帜之时，安闲与恬淡，静好与真切，亲和力与现场感，是散文的特有的文学风范。这对于当下焦虑浮华的社会文化，对于现代化的焦虑症的治疗，对于隐存在的高大上的文学理念，不失为一剂纠偏药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文学表现，她的面貌，或者说年度贡献，是静好，是闲淡，是沉重，是不显摆不张扬的风景——暗香浮动，竹外桃花。有人说到文学的及物性，散文最是及物的，不凌空蹈虚，不天马行空，切近而笃实。任何夸饰和喧嚣，都成为对她的伤害，而最为恒定的，是书写者的个人情怀，精神旨向，文化的张力，真切的表达与情动于衷的倾诉，使书写成为一种有深意和情致的精神记录。

收入这本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最佳散文》集子中的文字，各呈异彩，有近乎于家国情怀的表达，有个人情感的书写，有感念生活的记忆，有江山形胜的探寻；有怀人，有纪事，有亲情，有友爱；过往人生，当下世情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或她们用及物的文学书写，再现了一个个斑斓的人生场景，留下了一个个斑斓的文本世界。还是应了一句俗话，散文可以风云，可以风月，但无论如何，文化精神，生命情怀，是作品的基石、枢纽，也是文心，缺少了这些，将了无生息，面目可憎。

尽管平实是年度的散文景象，平淡中的常态，或许更显示出其悠长的定力，而那些记录了这个世界变动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书写了世道人心，触动了我们对当下的生活思考的作品，以及我们热爱的作者们，是“最佳”的，至少在我们一年一度的遴选之中，可获此殊荣。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新作评介

闽地文化的诗意表达

评曾章团诗集《镜像悬浮》

孙绍振

曾章团在大学期间曾担任福建师大南方社社刊《南风》主编，在诗歌写作上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1996年，香港出版的诗刊《当代诗坛》邀请我组稿，我就选用了曾章团的《削梨》一诗。这首诗可以看做是反映他早年诗歌写作风格的代表作。《削梨》从一个极为平常的生活场景出发，让诗歌情境在当下现实、内心记忆和想象空间之间实现多重转换、层层推进，最后凝聚于一个情感焦点之上，生发出一种堪称强劲的话语表达力：在你低头的瞬间/双眉是一片浓密的山林/我始终手藏一枚果核/是否该将坚硬的梨心/放回你纤嫩的手中呢

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令读者眼前一亮，显示出一种十分难得的成熟和从容，无疑超越了一般校园诗歌中常见的感伤滥情或故作姿态。曾章团同时期创作的《芒果十四行》《秋千》等诗，亦可作如是观。

与他的早期诗作相比，曾章团近

年诗歌写作的艺术路径有不少新拓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富有东方文化意涵的茶、陶瓷等主题的表现。事实上，不管是茶文化还是陶瓷文化，都博大精深，前人表现相关主题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现代诗歌如何寻求某种新的表现方式，如何深入发掘相关主题的新内涵，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曾章团的诗歌写作做出了执著而有力的探索：一方面，他把关于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个人化想象，具体落实到铁观音、大红袍、白鸡冠、铁罗汉、老白茶、建盏、德化白瓷等具有鲜明闽地文化色彩的意象中；另一方面，他又能把对这些意象符号的演绎，提升为某种形而上学的哲思，从而实现对这些意象的超越。譬如，对于大名鼎鼎的、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铁观音的表现，往往很容易陷入某种空洞浅薄的赞美话语的堆砌，曾章团却别出心裁地从铁观音难以捉摸的香气中概括出一种

沉甸甸的英雄主义气质，同时赋予制茶过程一种突出的仪式感。比如，山脉拓写着天空/那草书一般的湛蓝，挥斥千里/包围了茶园紫色的光晕/在闽南的红壤地里/一株小小的植物/注定要长出锯齿状的英雄主义/对抗缭绕的云雾/注定要在凉青、萎凋、揉捻和/发酵中，剥下铁的锈色/让铁的灵魂掷地有声（《安溪铁观音》）

当然，这里的“英雄主义”一词并不具有社会政治学的意味，它被作者借用于强调铁观音作为中国茶叶代表的特殊的行业地位和文化身份，旨在获得某种陌生化效果，因此刷新了这一常见意象符号的内涵。同样是写福建名茶，如果说以“英雄主义”形容铁观音音采取的是一种大词小用的表现手法，那么《半天妖》一诗则通过丰富细腻的个人化感觉的移植、变异来呈现武夷岩茶的独特韵味，同时也折射出某种人到中年方能领悟的人生况味。而对这种人生况味的咀嚼、推

《当代》长篇小说论坛评出“五佳”

任然

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暨第十九届《当代》文学拉力赛颁奖仪式日前在京举行。经现场专家评委、学者、媒体投票与前期读者网络投票汇总统计，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和李佩甫的《平原客》、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范稳的《重庆之眼》成为2017年度五佳作品。其中，《劳燕》以最高票数成为2017年度最佳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指出，《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体现了观察中国文学不可替代的视野和维度，体现了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坚持。

《当代》长篇小说论坛脱胎于2004年创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至今已举办十四届。活动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当年长篇小说

的五佳作品和最佳作品。往届获奖作品中云集诸多优秀文学力作，如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贾平凹的《古炉》、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格非的《望春风》等。活动旨在积淀长篇小说年度经典，用实际行动维护文学评奖的公信力，以公平和专业的的方式评选出优秀作品，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

现场还进行了第十九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颁奖。由读者在《当代》杂志全年六期所发作品中提名、评选出总冠军。评选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汇总产生了本届《当代》文学拉力赛的三大奖项：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荣梦想》获得“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刘庆邦的《牛》获得“年度短篇小说总冠军”，祝勇的《故宫短史记》获得“年度散文总冠军”。